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九

明 梁寅 撰

小雅一

雅者正樂之歌也雅有小大而又各有正變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也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分以十篇為一卷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鹿鳴

燕饗賓客之詩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三章皆興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呦呦者聲之和也

苹者陸生之草謂之蘋蒿青白色莖似筯始生而嫩人可生食亦可蒸食鹿之或羣或友其鳴也呦呦然而和其食也悅香美蒿故感物起興而言燕饗之樂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者主人自稱也嘉賓者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本國之臣必公卿之當敬者諸侯之使則敬其使所以敬其君故皆謂之嘉賓焉瑟二十五絃笙十三簧皆燕禮所用之樂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者笙中金葉必鼓動之聲乃出故曰

鼓簧承者奉也筐者竹器所以盛幣帛將者奉而進之也夫禮樂相須樂以致和禮以示敬故娛之以樂必將之以禮敬者禮之本幣帛者禮之文也以幣帛為禮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而敬因以見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者大道也主之敬賓也豈徒敬之乎將以諮諏善道也賓之愛主也豈徒愛之乎故當告之以善道也當旅酬之時極言論之美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情以交孚主必以忠告

望賓賓不以私惠為德此古人之燕饗所以盡禮而非徒事於飲食者乎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菣也或曰青蒿或曰蓬蒿德音孔昭言其有德而聞譽甚著也視民不恌視與示同示民以重厚之德而不偷薄也君子是則是傚言凡為君子者皆當則傚之也欲則傚之則不唯言語之益固能取人之善

以為已之善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苓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篠蔓生澤中湛者樂之久也燕樂嘉賓之心言非止養其體娛其外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葢禮樂之不備恭敬之無實則賢者有不屑何以聞善道而成其德者哉故雖有君臣之分而必通上下之情以賓相待謙

恭忘勢得其懽心賢者樂留然後上下交孚而治道可成也

四牡

舊序曰勞使臣之來也國語曰彰使臣之勤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前一章賦也四牡騑騑使臣所乘四馬皆牡而非牝可見其車馬之美也周道倭遲言大路之回遠也王事靡盬言王事未完也盬者堅固以事未完故謂之

靡盬下三句之意葢曰為使而在外豈不思歸乎但
以王事不堅固故心悲而不敢自便其私耳夫勞使
臣者錫之以燕奏之以樂其詩乃朝之賢者所作故
雖主於君言之而必設為使臣之自言所以感發其
忠勤之心而風之以義也若夫使臣之自處則其敢
以為勞而又豈敢思歸乎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
事辭王事所思者唯盡吾之職分而已矣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懐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嘽嘽駱馬言馬之白身黑鬛者嘽嘽然衆盛也不遑啟處言王事當勤不暇於跪而坐安而處啟訓跪者古人席地而坐皆兩膝跪也跪亦作跽啟與跽音同疑亦通用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此與下章皆興也鵻鵓鳩也苞栩叢生之栩也栩者栗屬其實謂之皂斗其殼可生食者也通志又云柞木也使臣在道見鳩飛而上或集于叢生之栩因

以起興言我之勞於王事不得歸而養父將者養也

忠孝難兩盡能忠於王事則孝亦無愧若泣官不敬

則在家供養亦非孝矣不遑將父作詩者體使臣之

情言之耳而使之心豈然乎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大木也孔叢子曰杞梓連抱舊注以為枸檵乃小

木非是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此賦也四馬皆駱而駕之以馳驟言行之疾也將母來諗諗告也以養母之情來告於上也

皇皇者華

舊序曰君遣使臣也　傳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無以副君之意故先王遣使臣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詞婉而不迫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首章興也使臣見皇皇然草木之光華遍于原隰之高下因以起興曰我之征夫為首為從駪駪衆盛其行疾速不敢濡滯將何如哉葢君之德澤所當宣布民之疾苦所當詢訪日夕思之唯恐不及何敢以怠惰而曠職乎朝之賢臣代王之言所以勸勉使臣而寓戒飭之意者至矣為使臣者可以無思乎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此下四章皆賦也六轡如濡轡用絲而鮮澤也載馳

載驅行之不息也周者所歷之徧諏謀度詢名異義同必咨於周唯恐有缺是乃使臣之大務前之所謂每懐靡及者以是爾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諆

騏者馬之蒼艾色也六轡用絲而又曰如絲者如一絲之柔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亦言轡之光澤也咨度者量度事之可否也知

興利除害之類必度其可否乃以上聞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駰者馬之陰白雜黑毛也均者轡之調適也

常棣

舊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是詩國語以為周文公亦其明驗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白棣也謂之王李華鄂相承甚力子如李

而小又如樱桃若唐棣者乃赤棣與此異也常棣華
鄂相承故以興兄弟宜輯睦以為周公作是詩者葢
公既誅管蔡與康叔曹叔諸弟燕飲戒勉之和睦其
以凡民兄弟言者亦所以戒衆人聖人之言上下皆
通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言死喪者人之所畏惡或棄而不顧惟兄弟至
親能相愛念於死喪之際獨能致力也原隰裒矣言

死於原隰之間而積尸裒聚也兄弟求矣言他人莫之恤唯兄弟能求其屍以之歸而葬之也於是時也乃見同氣之親為所當厚彼視兄弟如讐仇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者亦獨何哉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亦作鶺鴒又名鸎渠飛則鳴行則揺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言當急難之時唯兄弟能相救助雖有良朋交情之厚或有不及也況者發語辭永歎

者長歎息也徒長歎息不能救助也朋友人倫之一以義言之急難亦所當救豈容坐視但言兄弟之情尤切故謂朋友不如兄弟耳我之所施者疎其所親親其所疎固不可也若兄弟之親既舉而朋友之義亦敦斯得之矣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此下五章皆賦也鬩于墻言鬬狠於家内也外禦其侮言外人侵侮則兄弟雖相怨亦必相助不至反助

外人也烝也無戎烝發語辭戎助也言良朋雖厚善而外人侵侮亦無有能相助者也夫以兄弟而鬩狠乃常人而非賢者也然外人侵侮猶能共禦之於以見仁義之心不容於泯也若厚善之朋見其受侮不能救助則亦面朋爾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當急難之時獨賴兄弟之力不得朋友之助及安寧之日每飲食燕樂又薄於兄弟而厚於友生矣此章

蓋深責待兄弟之薄者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爾籩豆謂陳設其籩豆也飲酒之飫謂飲而至於厭飫也兄弟既具無不在也和樂且孺歡樂之至如孺子之愛慕父母也此章又勉人兄弟之當厚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翕者合聚也湛與耽同言樂之久也言妻子和合則如鼓瑟琴歡欣無間兄弟之和合亦當如妻子然奚

可待兄弟不如妻子乎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孫也是究是圖言當究度而圖謀之也亶其然乎為此言者豈不信然乎夫有婦則宜其室婦有夫則宜其家妻帑之樂葢如是而兄弟之當和可以不如妻帑哉試以是而究之圖之則妻帑之與兄弟孰重孰輕孰厚孰薄毋偏於愛乃理之宜篇末二章又言不可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也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三章皆興也伐木與鳥鳴無相關特取其聲之相應也自幽谷而遷喬木者鳥當氷雪之時則隱伏愁慘至遷喬之時則和鳴懽悅故以起興也鳥集于木嚶

嚶和鳴為求友況以人而不如鳥乎其求友生非徒然也聞善相告聞過相規漸涵滋益以成其德友之力也友既得矣德既成矣則可以合造化可以通神明故動静云為有神相之而和順平康諸福畢至矣然曰終和且平者君子之為善非有意於求福也積善之久而福自應之故以終言之始雖不急近利而終獲其福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亦伐木聲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肥羜未成羊也速諸父請名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言寧使彼有故而不來無使其恠我弗顧念之也於粲灑埽歎息言我之庭宇鮮明由能灑埽之也陳饋八簋言陳列饋食至于八簋見饌之盛也肥牡牡羊之肥者諸舅朋友之異

姓而尊者也然肥羜肥牡皆為盛禮無厚薄之異諸父諸舅皆當尊敬無親踈之殊但先後為異爾微我有咎咎自外至者言為諸舅所責也

伐木於坂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坂者山坡不平之處也衍者言酒之多也有踐成行列也無遠皆在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德猶報德之

德言人之獲罪親友而不以為德者由乾餱之薄不以分人是以貽誚責於人也故以是為戒有酒則我即醑之無酒則我即酤之醑者泲之也酤者買也言我之燕賓不計有無惟欲盡禮鼓之舞之以極其歡所以免誚責也其曰醑其曰酤曰鼓曰舞皆以我言之見其燕飲之禮出於誠心而殷勤歡洽非勉強為之也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言得暇即飲亦後人行樂及時之意也

天保

舊序曰下報上也　傳曰君燕其臣而臣之受賜者歌舞詩以答其君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六章皆賦也天保定爾言天之保定君上也稱君曰爾者古人尚質其貴賤多同辭後世彌文尊卑乃異稱也亦孔之固言保之者甚堅固也單厚者諸福之

集盡厚而不薄也何福不除言福之集者除舊而生新也曰單厚曰多益又曰莫不庶臣之祝願其君無它也唯多福一事而累言之爾下章亦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穀言有福祥而又有禄也禄而謂之百禄言得禄之多遐福而又曰日不足言福之久速其來無間斷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山阜岡陵言福之多積也川之方至言福之無間而又益加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前三章極言福之盛大衆多至此及下章又言所以致福之由也其致福者德而已而此言祭祀者孝

之大也孝之大者德之首也吉蠲為饎吉者諏日擇士也乃命卜筮所以諏日受命澤宮所以擇士蠲者齋戒具脩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所以齋戒視牲視宰滌濯以具脩饎者酒食也五齋三酒則酒無不備薦腥薦熟則食無不共孝享言是乃孝子享獻之禮也春祭曰祠祠者辭也春物方生未可以用主於以辭告神也夏祭曰禴禴者薄物夏物稍成禴祭為宜也秋祭曰嘗嘗者薦新也物成而主於薦新也冬祭

曰烝烝者衆也冬無畢備皆用以祭也于公先王先公自后稷以下先王自大王以下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者通指先公先王也卜猶卜爾百福之卜言以福予之也禮於祭之終尸傳神意以告孝子所謂嘏辭也神以福予子孫使之壽蓋福以壽為先必壽乃能享諸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君德之要在於事神治民而已上章言事神矣故此章又言治民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至則遺爾以福葢誠敬之至則神格神之既格則福降福之降者乃誠敬之效也治民者在於以德化民也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化民之道使其易澆詭之俗返淳朴之風是之謂質也民之能質則日用飲食而不思分外如堯之民但知作息畊鑿而已此熙熙皥皥之民所以異於膠膠擾擾之習也夫

民俗之善吾君之所化也而其皆歸於善則吾君之德益彰矣故又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則民之則而象之者乃所以助其為德也夫幽明無二理神人同一心幽而感神則福無不集明而感人則德無不著君之感神人也奚有出於此心之外哉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取譬非一皆以見福之盛而悠久也恒者月

之弦也月之上弦必至盈滿日之初出必至明盛

盛南山之壽必不虧騫而崩壞松柏之茂必能相繼

而常青仰觀於天俯察於地取譬之多而頌禱之至

也

采薇

遣戍役之詩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前四章皆興也薇有二一曰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一曰乃山中之菜莖葉皆如小豆而蔓生味如小豆藿可作羮即野豌豆之苗也以今觀之似蕨者苦不可食以豆葉者為是也作生出也止語辭也歲亦莫止葢方采薇時預言歸期當在歲莫也靡室靡家言久戍于外離其室家也不遑啓居言不暇跪坐而安居也玁狁者周時北狄之號即漢之匈奴也再言玁狁之故見其强盛可憂也其去家之遠也以是其

勤勞之甚也亦以是君遣戍役而設為戍役之自言蓋君能憂士卒之憂則士卒亦憂君之憂矣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者言薇之始生柔嫩可食也烈烈言憂思之甚如日氣之烈也載飢載渴以心之煩悶比飢渴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未定者或在此或在彼也歸聘者歸問家之消息也我身無定處家人不知無人可歸問

我不知家人心之懸懸音問兩絶上能知下之情者如是人心孰不感奮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歳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者薇已盛也陽者十月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謂之陽月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言我之憂至於甚病以久役而不得來歸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見常棣之華鄂相承因起興言君子之車甚衆盛君子以位言蓋指將帥也路者戎車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維將帥是從豈敢以為勞而思暇逸乎庶幾一月之中至於三戰三捷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與卒章皆賦也騤騤壯健也腓隨動也蓋腓為足

肚足動則腓亦動矣言戎車者將帥所依乘而士卒隨之猶腓之隨足而動也象弭魚服以象牙為弓弰而魚皮為弓鞬矢服也魚者獸名東海有之似猪而背有班文腹下純青其肉雖乾每海水將潮及天陰則毛皆起雖千里之外可知潮候也豈不日戒乃臨事而懼也玁狁孔棘敵患甚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令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言戍滿而歸也昔我之去則楊柳依依離其親屬心固悲也今我之歸道遇雪寒心亦悲也其往其歸飢渴不免心之傷悲孰知之乎上之遣戍役閔其勤勞叙其情思非不知其心之哀也但設為戍卒之士言故曰莫之知耳

出車

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名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六章皆賦也勞將帥之還而曰天子者蓋朝之大夫為帥也其曰我者亦為將帥之自言也言初行之時出車郊外乃天子之命不敢違也名彼僕夫謂之載矣蓋將帥命其從人使之夙駕也維其棘矣言急也無事之時君言不宿于家亦不可緩也況多難之時乎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首章言將帥先出車急趨君命也此章言軍士畢集見軍容之盛也郊在牧内郊近而牧逺將帥之車在前所以率先衆軍也龜蛇曰旐縣鄙所建龜有甲象其捍難蛇見人避之象其逺害也旄者以旄牛尾結之而著於竿頭如今之幢也又旄頭騎名作先驅又昴星曰旄頭胡星也建旄以象之鳥隼曰旟州里所建以革而畫鳥隼於緣隼急疾故象之以進士衆也此陳設者旐彼建立者旄又言在彼者旟在此者旐

見其幟之多也胡不旆旆言豈不旆旆然而飛揚乎彼此並建則各司其局旆旆飛揚則勇猛奮進悄悄憂也況瘁病也軍既勇猛又言憂且病者將帥以責任為憂徒衆以征進為病乃臨事而懼之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此時大將也先曰方後曰朔方同地也古詩語質不嫌重復襄者除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黍稷方華而未結實乃盛暑時也既雨雪而凍釋為泥塗則盛寒矣來思之思語辭也經歷寒暑不得休暇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簡書恐遭罪責是以不敢歸爾簡書者以木版書文方行則檄文相迫擅歸則移文加罪皆可畏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此家人思念之辭也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而躍感時物之變念征行之遠未見夫則忡忡而憂既見之則釋然而喜我心則降言憂之釋也薄伐西戎葢西戎與北狄同為害故併伐之此兵志所謂其次伐交者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盛暑盛寒慘酷之象也春日暄和懽愉之時也故於寒暑言征行之苦於暄和言戰勝之樂春日則遲遲而暄妍卉木則萋萋而發舒倉庚則喈喈而和鳴采蘩則祁祁而衆多於斯時也戰勝而歸執其所獲之醜虜訊其侵害之罪狀其懽欣之情為何如哉益以南仲有赫赫之威名是以强狄終於平定也西戎言薄伐畧震懼之也玁狁于夷言必使之降伏也

杕杜

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四章皆賦也有杕之杜謂特生之杜梨也𦾔杜即甘棠北者曰杜又白為棠赤為杜北言其樹赤白言其華杜梨言其子也子澁而酢睆者子睆然如人之目也繼嗣我日不得歸而日復一日相繼無已也日月陽止十月也陽無可盡之理九月卦為剥月終陽

已盡十月之初陽即生一日長一線積之踰月陽一乃成而卦為復故十月嫌於無陽謂之陽月也女心傷悲者十月當歸而猶未得歸望之不至是以悲也征夫遑止遑者暇也止語辭也言以未暇故不得歸暇即歸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其葉萋萋然而盛春夏之時也又言卉木萋止則葉

之已哀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
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者山菜也采之亦在春暮夏初憂我父母設為征
夫之自言也檀車木之堅者今則幝幝而敝矣四牡
馬之壯者今則痯痯而病矣二者皆言其在外之久
也征夫不遠言歸而近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匪載匪來言不裝載而來也憂心孔疚婦人言憂之甚而至於病也期逝不至所期已過而猶不至也而多為恤徒增多其憂念也卜筮偕止凡卜筮不相襲卜則不筮筮則不卜令望歸之切故卜而又筮相襲並作也會言近止卜者筮者辭相會合皆言歸之近也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憂人父母故王者之師雖無不克而勞還之際備言師旅

之艱危室家之憂思所以感人心而風以義者葢如是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其曰無辭者非本有而亡之葢但有其聲如禮記投壺所傳魯鼓薛鼓及今人笛譜之類故無詩歌之辭也其名篇之義未詳白華以下五篇亦然

白華

笙詩也

華黍

笙詩也

魚麗

燕饗通用之樂歌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麗音離歷也又音利附也罶者為笱而承梁之

空以取魚者也鱨者黃頰魚也鯊領魚身形厚而長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謂之鮀形狹而長常張口吹沙君子指主人也賓稱酒之美且多豈誠以飲食為悅哉主人敬賓賓美主人亦在於禮爾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魴鯿魚也鱧鯇魚也爾雅翼云魚圓而長有七班點象北斗夜則仰首向北而拱有自然之禮故曰鱧本草注一名鮦魚今黑鯉魚也按鱧之釋名各異姑皆存之它物名異者倣此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鮎腹平著地故得鰋之名説文鯉鱣也本草云鯉三十六鱗魚之貴者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此三章意相足者也物患不能多而既多矣多患不能嘉而既嘉矣嘉患不能旨而既旨矣嘉者物之美也旨者味之美也旨患不能偕而既偕矣偕患不能

有而既有矣偕者物物皆美也有者皆美而無一之或缺也有患不能時而既時矣時者物之當時也

由庚

笙詩也

南有嘉魚

燕饗通用之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四章皆興也此詩類於賦而曰興者因薦嘉魚而起

興以見主之敬賓也嘉魚者鯉質而鱒鯽肌出沔南之丙穴惟南有之非北方所産故曰南有嘉魚烝者發語辭罩者以篧取魚蓋編細竹為之曰罩罩者非一之辭也嘉賓式燕以樂樂者樂也常人之樂樂乎飲食君子之樂樂其有禮謂之嘉賓固異於常人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汕魚之得所而樂也衎亦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以甘瓠纍樛木起興言主人設燕則嘉賓樂而安之綏者安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以鵻來起興言燕而又燕禮意殷勤益厚而不薄也思語辭

南山有臺

燕饗通用之樂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五章皆興也臺夫須一曰莎草萊草名葉香可食

只之言是也人君得是有德君子使我國家致太平

之盛得萬壽之福所以樂之也道達上人尊賓之意

如此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是有德君子且爲民之父母稱頌禱有止乎已止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遐遠也遠不眉壽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

保艾爾後

枸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杻鼠梓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亦曰苦楸黄黄髮老人髮白復黄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由儀

笙詩也

蓼蕭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四章皆興也蓼彼蕭斯長大之蒿草也斯者語辭湑者蕭上露濕也君子指諸侯也既見而心得以輸寫君臣之情義交孚可見矣燕笑語者於燕飲而笑語又見其謙以接下而歡樂無間也有譽處者譽善聲也處安樂也乃贊美而稱願之辭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露多也為龍為光龍者寵也美諸侯之德是以承恩寵也光者德之光輝也其德不爽言德之內充故所行無過差也壽考不忘言有德有壽可敬而不可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露濕也孔燕豈弟甚安而樂易也宜兄宜弟美其和於兄弟亦因以戒之也令德壽豈褒其有美德故壽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革轡首皮下垂者沖沖垂皃鈴在軾上曰和在馬銜鐵之上曰鸞雝雝聲也

湛露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四章皆興也湛湛露盛也匪陽不晞露非日不乾也厭厭夜飲飲至夜而安且久也不醉無歸勸客飲而盡醉也或曰飲卜其晝未卜其夜乃言厭厭夜飲何也曰酒戒夜飲以禮而防亂也夜飲至醉敬客而盡歡也防亂所以正己盡歡所以待人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者宗室如路寢是也蓋私燕非正燕故於宗室

親愛之意也考者成也所以成其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皆小木也前二章言夜飲疑於私惠而不歸

德也後二章皆以德言然後知君臣之相與無非

禮義也顯允者明而且信也曰莫不令德見賓客

衆多而皆賢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別以桐椅起興貴其有實也稱實爲君子貴其有德也上章所謂顯允美其明信所謂令德美其心得言德之藴於中者然也此章曰豈弟者美其樂易曰令儀者美其儀容言德之形於外者然也

詩演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

明 梁寅 撰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三章皆賦也晉文侯有功於平王王賚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者朱漆也盧者黑漆也彤弓貴於盧弓故此詩獨以彤弓言之弨者弛弦而弓反也受言藏之謂弓人新造弓成以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者不敢輕予人也我有嘉賓我者親之之辭嘉賓者尊之之辭中心貺之言中心實欲予之非迫於不得已也鍾鼓既設言待以盛禮則有盛

樂鍾鼓樂器之大者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功臣來
朝以獻其功即燕之賜之報功之速不至遷延敬之
至也夫天子之賴於方伯連帥有如藩垣所以捍外
而衛内者也其敵王所愾奏捷獻俘王之嘉美其功
優加賞賚所以激勸羣臣者在是所以感悅人心者
在是賢王之懷諸侯何其至哉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
朝右之

載者如曰車載曰載書皆承之也言受弓而載之府庫也喜之者喜其賢而有功也右之者尊崇其功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謂韜藏之也醻者如飲酒而有醻爵也燕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諸侯有功必賞賚之如飲而醻答也

菁菁者莪

燕賓客之詩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四章皆興也菁菁草之茂盛也莪者莪蒿也生田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莖可生食頗似蔞蒿一曰莪即蘩也始生為莪長大為蒿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又曲阜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樂且有儀言其人樂易且有威儀也一曰樂者主人樂之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言可以止息其上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亦大阜而高峻者錫我百朋言見君子而喜如獲重貨也古者以龜貝為貨兩龜為朋五貝亦為朋百朋言所得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因見楊木之舟沈浮無定故以起興言未見君子則心如飢渴不能自已今既見之則豁然以喜心始定

息故曰我心則休傳以此章為比疑只興也

六月

舊序曰宣王北伐也傳曰厲王之時玁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歌以美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章皆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周之建子為正月則

夏之四月為六月詩以夏正言者葢朝賀用周正而紀事仍用夏正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而戯夏六月興師者敵加於巳不得已而應之難拘常制也棲棲猶皇皇言去之亟不得安處也戎車既飭兵車已整飭也四牡騤騤馬强壯而行不息也載是常服以戎事之常服而載之車上所謂輜重也吉甫為大將而曰王于出征者奉王命以行猶親征也以匡王國言逐去玁狁所以匡正天子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比合四馬而力之强弱均齊也四驪者四馬皆黒色也凡吉事毛馬而頒之凡戎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令四馬强壯既均又能同色見馬之多矣閑之維則言車馬閑習合於法則又見訓練之有素矣既成我服詩作於朝廷而設為軍士之自言故曰我服也于三十里古者出師日行三十

里而止恐行逺力倦遇敵則難戰也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奉王命以出征非以成巳之功名乃以佐天子而安國家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四牡而曰脩廣非一車四馬之長大也葢言車馬衆盛猶曰地自某至某凡幾里也顒大皃膚公大功也功作公古通用有嚴有翼嚴者軍之整也翼者敬其

事也共武之服言軍伍整肅所以共武事而不敢驕怠也以定王國將帥嚴明軍士用命故戎狄畏服而國家平定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言玁狁不自量度乃敢侵侮中國也整居言其整然以居不畏避也焦也穫也鎬也方也涇陽也皆玁狁所歷之地名鎬乃千里之鎬非鎬京方即朔

方也織讀作幟凡旗幟非一色故曰文鳥章鳥隼之旟也白旆大將之旗也白則央央然而鮮明雖遠可見故獨言之元戎大將也十乘將之副車也先啟行者非輕敵而深入也軍容既盛威聲既揚師行有律敵自畏避曷嘗窮兵黷武必草薙而禽獮之也哉兹所以為王者之兵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戎車既安言兵車皆堅固可以安行而無傾仆之患也如輕如軒輊者車之覆而前也軒者車之卻而後也觀車之法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佶馬壯健也閑馬調習也車善馬良狄自畏避至于大原不出疆境非將之得人安能若是故美之於終文武吉甫言其兼文武之才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萬邦嚮慕以為法則周室中興由輔佐之賢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鱠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末章乃歸而飲至之辭也其直稱吉甫蓋作詩者亦同僚之賢也燕喜者有功而歸天子所嘉策勲行賞喜之極也既多受祉如易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所受福祉固不少也我行永久為從軍者之自言悼前之久勞而喜今之安息也飲御者大燕以飲勞僕御曰諸友者從軍之僚友亦皆與燕也炰鼈烹而

孰之也鱠鯉生而細切之以為膾也但言二物饌之豐厚可知矣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者維也言與燕者非唯介冑之夫而併及孝友之士葢功成而燕文武具在凡有征伐賢者獻謀勇者効力而孝友之行所以化强暴之習尤大臣所當重此吉甫所以兼資文武而為憲萬邦也

采芑

舊序云宣王南征也傳曰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言其車馬之美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前三章興也芑菜名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肥可生食亦可蒸食之即今之苦蕒菜也毛氏曰毛芑菜也豐芑草也縻芑穀也王氏皆以為穀者非

矣新田者田之開荒巳三歳也葢一歳曰菑始除草也二歳曰畬漸和柔也三歳曰新田巳成田而尚新也采芑而或於彼或於此人多而散采之也古叔涖止涖臨也止語詞其車三千車多則步卒之多可知也車一乘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車三千乘則行者三十萬人也然未必實有此數大言之爾師干之試師衆也干捍也試肄習也古者用車戰以步卒捍衛兵車故必步

卒習熟而行有紀律乃可取勝也率止將帥所以統率士衆也四騏四馬皆蒼艾色也翼翼馬調習而順序也路車有奭言戎路奭然而赤色也簟茀魚服簟者竹席茀者車之蔽魚者獸名服者弓衣以竹席為車蔽以獸皮為弓衣言車上裝束之美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樊者馬大帶纓者鞅也鞗革御者所執以絲曰轡以革曰鞗此又言馬上裝束之美也觀是詩三句換韻又為一體史記載秦碑亦

三句換韻葢倣此為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謂民居之間其田尤肥美約軝以皮約束其車轂也錯衡錯者文也衡者車軛也謂轅端橫木駕四馬者有以文飾之也八鸞者鈴在鑣曰鸞馬口兩傍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之和也命服者赤芾葱珩

乃三命之服也葱珩者佩首横玉曰珩其玉蒼色如葱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鴥彼飛隼鴥飛之疾也隼即鶻也以其擊鳥必中而有準故謂之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言隼飛至天亦有時而集止以興師之奮揚戰勝而還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鉦鼓各有人而曰鉦人伐鼓者互文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陳者列陳也鞠者告戒也師亦告戒旅亦列陳而曰陳師鞠旅亦互文也顯允明而信也君子莫不貴於明信而大將尤以是為貴葢明則聽不惑信則賞罰盡公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戰罷而還之時也振者收也收其軍而歸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故其聲闐闐衆盛闐闐猶駢闐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蠻荆即楚也楚之先出自高陽自夏商以來世世强盛雄於江漢之間王道衰而先叛明王興而後至以武丁之賢猶不臣服至于用師矧宣王承衰亂之後其敢與天子為讐亦勢然也方叔宣王之舊臣故云元老克壯其猶言其年雖老而謀則壯也執訊獲醜

益戰勝而以所執獲訊問其罪也嘽嘽焞焞衆而且盛也如霆如雷威之可畏也蠻荆來威益方叔以元老嘗與北伐威名久著故蠻荆雖强而不容不服也

車攻

舊序曰宣王復古也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八章皆賦也傳謂當合八章為四章亦宜也我車既攻車新造而堅緻也我馬既同馬多而選擇均齊也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為田獵而行言馬之既同則足固齊然又曰四牡龎龎則力亦可齊矣又曰四黄既駕則色亦可齊矣龎龎者馬之充實也徂東往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既好即車之既攻也孔阜即馬之既同也甫草甫田

也地多茂草獸之所聚故往狩於此或曰淫于原獸聖人所戒而宣王狩于東都詩人美之何也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暴君之淫于原獸者人欲也賢君之因時講武者天理也古之聖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豈不曰兵凶戰危無事而興則駭民之視聽寓軍政於田獵則嚴其部伍慎其進退旌旗為目鉦鼓為耳號令必明賞罰必信以逐獸之法為逐敵之法以擒獸之能為擒敵之能閲歷既多膽氣益壯一旦遇戰

則勇於赴鬭擊強寇如搏猛獸有不戰戰必勝矣矧歳必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庖乃義之當然又安得而已乎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指有司也夏田曰苗言為苗稼除害也然此言苗者乃四時之田通言之耳選徒囂囂選數也囂囂聲衆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謹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龜蛇之旐既

建旄頭之旂亦設軍容嚴肅士氣奮揚田狩既然則

征戰亦然矣敖亦地名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前言四牡天子之車馬也此言四牡諸侯之車馬也

奕奕其行連絡而有次序也赤芾則必赤舄而舄又

飾之以金諸侯之服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

者陳列聯屬之皃宣王南征北伐蠻夷畏服疆域復

先王之舊侯邦無渙散之心大駕一出而車馬衆盛

師旅精強宜五等之侯同軌畢至下逮春秋之世晉文勝楚而河陽之狩侯邦咸會中國復盛矧宣王以文武之子孫隆文武之基業赫然中興詎不宜哉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所以開弦拾所以遂弦佽謂皆便利也弓調則知其強弱矢調則知其輕重之參亭傳曰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決拾之便利弓矢之調適

言將射而預備之也射夫既同言擇善射者為一朋使之從事葢獵獸以射為先既射而獸或未斃然後以利刃從事也柴說文作㧘謂之刃㧘頰傍也舉柴者葢亦獸既斃而舉之曰助我者自天子言之賢君使其臣如借勉其竭力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田必射御皆善故此又以射御並言之馬或言四牡或言四驪或言四黄美其辭而已四黄既以駕車而

驂馬在於兩傍不至偏倚則車良馬調御之者進退如意矣不失其馳言不失其馳驅之法也五射田逐禽左嗇田車必當禽之左乃使射之也舍矢如破言御之以法故射之必中世之詭遇獲禽者有矣而射御皆善尤可貴也如破者如習射而破的言其巧而力獸之中者即斃所謂上殺者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此言田畢而歸也馬歸而喜故其鳴蕭蕭春秋傳言

班馬之聲是也悠悠旆旌見旆旌之去而飛揚也徒御不驚喜士衆之無所傷損也而遇逸材之獸或至傷人言不驚則無所傷矣大庖不盈大庖者君之庖也田者一為乾豆以供祭祀二為賓客以待燕享三為充君之庖以給王之日膳是則田之獲禽固非徒以奉一人而已況獵較則諸侯大夫士庶無不徧及宜從行者美王之徳而以為大庖不盈豈非禮義之達于蒐狩者如是乎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之子謂有司也作詩者本以美天子而不敢斥言故指言有司于征者言往而田獵也有聞無聲言有御軍之令聞而無闘爭之囂聲也又曰信矣其人之君子誠哉其事之大成皆稱美有司之辭也

吉日

舊序曰美宣王田也傳曰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四章皆賦也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田獵祭馬祖外事也故擇吉日而用戊下章言庚午田則戊為戊辰也伯者馬祖也葢謂天駟房星之神以田用馬力故祭之禱者祈也田車既好言車之堅牢也四牡孔阜言馬之盛壯也車牢馬健於是升高歷險以從獸羣醜言獸之衆也東萊呂氏曰伯與禡同若然

當讀作去聲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我馬言擇之而齊其足力也漆沮二水名近西都而獸多之處蓋常田之所也天子之所言天子在彼則徒衆當往從之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中原原中也祁多也言多而又言甚有亦重復言之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者為羣二者為友獸多如是固當盡率左右以燕天子矣燕安也言娛其心志而使之安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我弓我矢徒御者之自言也發者發矢也殪者死也豕二歲曰豝小則易制故發矢即斃兕野牛重千斤

皮堅厚一角而長三尺餘善抵觸大而難制故必衆力乃能殺之也得獸則可以進之賓客御者進也可以宴而酌醴醴者酒一宿即成而甜者也　按車攻所謂田者在甫草之地因以會諸侯因以講武事其事大故言之詳美之至吉日所謂田者在漆沮之地乃從以徒屬乃王以娛樂其事小故言之畧而亦不極其稱美也吉日言既伯既禱而車攻不言者田於近地尚祭禱其遠由東都亦必祭禱可知也

鴻鴈

舊序云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前二章興也鴻雁離鄉土而飛者故因見其飛而起興肅肅者言其飛成行而不亂也之子指流民而言也傳以為流民自相謂亦或時之賢者喜流民之歸

而作是詩以述其劬勞之意也爰及矜人言上之恩及於可憐之人也貧者固可矜而鰥夫寡婦尤為可哀哀者甚矜閔之也傳曰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倣此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雁集澤中止息之得所也之子于垣言流民歸而築室也百堵皆作用力之齊而競勸不怠

也其究安宅究終也言今雖劬勞而終獲安居亦勸勉之意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言鴻鴈與前二章同而此以為比者以其民之自歌有類於鴈之哀鳴也嗸嗸衆口俱鳴之狀即民之築室而歌以紓其憂苦爾哲人之知我者謂我為劬勞而歌也愚人之不知我者謂我宣驕爲然其歌

者非謂歌此詩也葢小民羣聚為鄙俗之歌而不成文理者乃其常態是之謂民謡者也

庭燎

傳曰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三章皆賦也庭燎者大燭也周官司烜氏掌之以物百枚或木或葦幷而束之纒之以布灌之以油樹之門内以照人衆禮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

伯子男三十故齊桓庭燎之百為僭矣王問夜如何
哉答之曰夜未央央者中也庭燎有光煇諸侯之朝
者至聞其鸞聲將將然矣王之不安於寢者如此則
其能敬禮羣臣無逸欲之私可見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未艾更將闌而天未明之時也晣晣小明也噦噦
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者昧爽也又謂之黎明燀火氣也天後明而見其烟光相雜禮凡朝君辨色始入覲其旂則色可辨矣

沔水

憂亂之詩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三章皆興也沔者水流滿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言水之趨海如諸侯之朝宗于天子也鴥彼飛隼鴥者鴥然而疾飛也載飛載止言其有時而飛有時而止也以水流隼飛起興言亂之作也謀之兄弟謀之邦人謀之諸友莫有能念亂者將若之何哉禍亂起於細微而其甚大也憂及於父母矣誰無父母乎思患豫防則親可以安憂及父母則罪在於子可不慮乎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其流湯湯水流之盛也載飛載揚鳥飛之不止也以此興憂思之無已不蹟者不循禮法之人也禍亂之作常由於小人而貽君子之憂故起而彷徨不忘於心弭者止也憂之不止思所以靖亂而未得其道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隼飛而循于中陵蓋求安息之地也民為訛偽之言

將以致亂寧可不豫思懲戒乎敬者忽之反也忽之則讒言興起而亂將作能敬則讒言雖興而不行亂自止矣

鶴鳴

此陳善納誨之詞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二章皆比也鶴長喙長頸朱頂青脚素翼頭尾黑其

聲高亮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九臯者九折之澤也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葉也錯磨石也鶴鳴幽處而聲無不聞言誠之不可揜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也魚之深潛而有時游泳言理之無定在也執中無權是猶執一所以當隨時而處中也檀為美材而下維落葉言愛當知其惡也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故必成所偏也石雖麤厲而可以磨礱言憎當知其善也小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故雖一長亦當取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一名楮惡木也此章與上章意同

詩演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孫琰

詩演義卷十一

明 梁寅 撰

祈父之什

祈父

軍士怨於久役而作也 傳曰舊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觀之詩文未見其必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三章皆賦也祈父司馬也掌封圻之兵甲故以是稱之其意曰我乃王左右爪牙勇士護衛王宫我之職也何為使我遠征而轉我於憂恤之地不得安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者爪牙之士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不聰言役使衛士又不令早還是誠不聰而無撫恤之恩也有母之尸饔尸主也饔熟食也言母不得

子之養自為飯食躬任薪水之勞也

白駒

惜賢者之去而留之不得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四章皆賦也皎皎白駒言賢者所乘之駒潔白可愛也食我場苗葢欲留賢者故託言駒食其苗而維之也以永今朝願其留而延於今日也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伊人此人也言此人庶幾於此逍遥而不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藿豆葉也於焉嘉客庶幾此地有此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闕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

闕

我行其野

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三章皆賦也言行於野中求休息之地而樗乃惡木徒蔽芾而茂盛不足依也昏姻者婦之父與壻之父

交相稱者也然亦凡親戚之通稱也來就爾居本欲相依而不見收恤見恩義之薄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蓫者惡菜謂之牛蘈又名羊蹄菜貧窶缺食欲采之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其亦惡菜大葉白華其根正白凶歲可以禦飢求爾

新特特者匹也舊姻則疎新姻則親人之常情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然亦祇以其新之異於故耳

斯干

是詩乃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一正義曰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民富廟寢成而與羣臣燕樂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九章皆賦也秩秩斯干言此室之成秩秩然有序而在於此水之涯也幽幽南山言此室面終南之山居之幽幽然而安靜也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言室之安固如竹之叢生如松之茂盛當落成之時兄弟皆在故言兄弟者當和順而相好勿乖逆而相謀猶者謀也相圖謀而加侵害也張子曰猶似也葢人情望報施者薄則報亦薄兄弟如是則不能相好矣此於義亦通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營室以宗廟為先故言為夫祖妣之祭是以築室之多至於百堵曰妣祖取韻叶也堵者垣之五版也版長六七尺五版謂之堵五堵謂之雉西南其戶隨方向而開戶也居處笑語室成而安之樂之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之閣閣以繩束其版而端直也一曰閣閣者上下相承也椓之橐橐杵之聲也築室牢密故風雨不震

凌鳥鼠不侵害芋者尊大也居之安則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如跂斯翼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立而翼然也如矢斯棘其廉隅整飭如箭之去急而直也如鳥斯革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飛而易其所止如翬斯飛其甍檐華彩如雉之軒翔而羽翼鮮明也躋者升也君子升斯堂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其庭言前庭殖殖然平正也有覺其楹言其大柱對立所謂兩楹也噲噲其正向明之處快快然而顯敞也噦噦其冥奥窔之間噦噦然而深邃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者小蒲叢生水中而莖圓可以為席筦者以竹筦為席也維熊維羆熊猛獸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羆似熊而大長頭高脚猛憨多力有黄赤二色維虺維

蛇虺似蛇而小首大如擘指所謂蝮也蛇常紆曲而行大者丈餘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者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祥者先兆也熊羆陽物故為生男之兆虺蛇陰物故為生女之兆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牀衣之裳貴重之也弄之璋璋者半圭貴者所

執也其泣喤喤男子聲大亦貴之相也朱芾斯皇芾

蔽膝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祝願其有是服也室家

君王願其有室有家宜君宜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地則不如男子之寢牀也衣之裼以被藉小兒

所謂褓也弄之瓦紡磚也紡而用磚女子之事也無

非無過惡也無儀不為男子之儀也婦人無外事若

代男子行禮雖賢亦非賢矣唯酒食是議婦人唯主中饋而計量飲食也無父母詒罹詒遺也罹憂也越禮踰分以蹈於罪乃遺父母之憂也

無羊

美人君牧養之蕃盛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四章皆賦也羊之大者羣三百牛之犉者總九十者

問國君之富數畜以對牛羊之多如此富可知矣犉者黃牛黑脣也角濈濈聚也耳濕濕潤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牛羊之衆或降于山之阿或飲于池之泉或寢而不驚或動而齧草訛者動也牧人之來也何蓑笠以備雨負乾糧以充飢而牛羊之多凡同色者必有三十然亦見其多而已非必拘拘於三十之數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柴之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言牧人兼採樵也以雌以雄又言其取禽也矜矜相驕也兢兢爭向前也不騫不騰躍也不崩不散奔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者有占夢之官則必有占夢之書故雖牧人之賤夢必占之衆維魚矣言先夢人衆而後乃是魚也旐維旟矣言夢郊野所建之旐而後乃為州里所建之旟也以人魚言之人為陽類魚為陰類陰陽調和時雨乃降故夢人為魚其應為豐年之兆也以旐旟言之郷所統人少旟所統人多以少為多則子孫蕃盛故夢旐為旟其應為室家之臻臻也

節南山

家父作是詩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彼南山山節然而高大也維石巖巖石巖巖然多而且峻也見山與石因以起興而刺尹氏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尹者大師尹氏也言赫赫然之師尹乃民所瞻仰而不能盡其道何哉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言我心之憂如火之熱不敢出言惟恐得罪

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言國之將亡如草木終於斬絕而尹氏不以既往之事為監戒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有實其猗言草木之實猗猗然而盛也不平謂何言尹氏秉鈞持衡當平其政而心乃頗僻任用非人其政不平謂之何哉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與荐同薦瘥者艱疾重疊而至乃天之所降是以喪亂大

多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言民之興謗無嘉美之言在民上者乃莫能懲戒而嗟歎憯傷痛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此下皆賦也維周之氐氐與柢同謂本根也言尹氏專王政猶樹之根柢也其秉國之均平乃四方人心所維係天子賴之以毗使民知向善不至迷惑乃職之當然也今則不然其政頗僻不為天所弔閔矣是

宜悔罪改過不宜使我衆民至於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尹氏弗躬親庶政故不為民所信服也弗問弗仕勿罔君子仕與事同言所任之人不誨問不諳事豈可欺罔君子而自以為能乎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若芟夷之夷已罷去也言彼小人者當芟除之罷去之不可信任使國之

危殆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兩壻相謂曰婭膴謂厚禄也言瑣瑣然鄙細之姻婭皆非其才不可使之居顯位而食厚禄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傭均直也又曰齊也天未嘗不均齊也而王任非人不敢歸咎故言天不均齊也訩與凶同謂禍亂也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恩順也戾

乖也天不順人之欲使小人得政乃乖戾之大者也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届至也闋息也言有位之君子能公忠之至則使下民可以息其愁怨矣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言能平其心以為政則民之憎怒其上者皆違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言不為天所弔閔故禍亂未有定時且亂之逐月而

生使民不安故我心之憂如宿酲不解是誰秉國之憲而至此乎不自為政而委任羣小竟至於勞苦百姓當國者之責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言居國之中而慮禍及身思駕四牡出避於外馬之項領已就車駕然竟無所之我瞻四方無非亂政益京師天下之本其治其亂由内至外由近及遠是以天下至大而蹙蹙居内無可往之地雖車之已駕將

安所馳騁乎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言爾之肆惡方益茂盛我相爾之氣勢如矛之高矛者鈎兵建之車上長或丈六尺或二丈是刃器之立為最高也小人得志自處至高不思危仆其象如此既夷者自謂安平也既懌者樂而無憂也如相醻者如飲而醻酢以相歡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言邪人之勢盛正人之道衰乃昊天之不平也獎邪棄正者王之失不敢斥言故歸之天爾王之不寧亦其自取而曰我王不寧我者親之之辭亦忠臣愛君之心也彼人之心不自懲戒而反怨惡賢人之正已益憚於自責輕於責人小人之常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周大夫也詩專責尹氏而末章始曰以究王訩乃端本清源之意也式訛爾心則勸勉王及尹氏言

君臣若皆變易其心棄惡從善斯可以惠養萬邦之民矣已舊序言此詩刺幽王然考之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四月尹氏卒公羊傳以稱尹氏為譏世卿則尹氏專政在平王之末年故家父作詩刺之桓公八年家父聘魯是家父仕於平王與尹氏同朝其刺尹氏而兼刺平王明甚以為刺幽王者誤矣

正月

大夫所作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繁霜傳以為夏正四月乃正陽之月時不當有霜今乃有之而且繁寒暑失節是以憂傷也民之訛言謂訛偽之言惑亂民心為害甚大衆人不以為憂而我獨憂之中心京京然言憂之大也哀我小心畏懼之甚也癙憂以痒幽憂不已至於成疾也痒者疾也謂之幽憂者憂在於心而人不知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當亂日而自傷言父母生我何以使我當是時而至於病乎瘉瘐通病之甚而將死也亂不在我之先不在我之後而我適當之因言人之好言自口出莠言亦自口出莠言者如害苗之草穢惡不擇能敗人之事也憂心愈愈憂之益甚也是以有侮我之好言衆所憎惡故見侮慢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言憂心惸惸然念我安所得祿乎民之無罪方且皆為俘虜而作他人之臣僕哀我諸人又何從而得祿乎國將亡矣未知得之者為誰如瞻烏於將集之時未知其止於何人之屋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賦也觀之林中木大者為薪小者為蒸甚易見也而民今方危殆天乃夢夢然莫知其意亂之定乎未定乎皆不可知也但天之未定則人勝天天之既定天亦勝人人之勝天也善或受禍惡或受福及天之勝也則善必獲福惡必罹禍矣靡人弗勝言不問何人皆不能勝天也皇皇然之上帝果誰憎乎但為善者愛之佑之而又福之為惡者憎之虧之而又禍之其愛其憎皆非有私於其間也

謂山盜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山之卑則為岡為陵其高顯然不可誑人以為卑也而民間訛偽之言乃以無為有以非為是何其誑惑人之甚乎然為是言者莫能懲戒而自止者何也賢者為世道憂故召老成而問焉又召占夢之人而訊焉亦皆莫能知之也今之在官者皆謂之聖譬如烏之黑色其為雌為雄孰能知之乎曰予聖者非真

為聖也亦見其妄自尊大爾

謂天葢高不敢不局謂地葢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衰亂之世常憂禍及必深自護抑每事謹畏故天雖云高不敢不局局者身之俯惟恐觸乎天也地雖云厚不敢不蹐蹐者接迹輕步惟恐地之陷也我之號呼以此言喻諸人有倫禮而非妄如脊梁而正直然人之不聽我言者何哉葢凡今之人如虺如蜴

為可哀也虺即蝮蛇蜴者蝘蜓又曰蜥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者崎嶇墝埆之地特者特生之苗也言不美之地而苗之特生菀然而盛以興生亂世而不得志也天之扤我如不我克扤動摇也居處不安乃天之動摇我惟恐不我勝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彼者指當時權臣也言初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能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久而棄我則禁持困苦我如仇讐然不復能用力而獎助矣葢權臣之進退人才始而援引欲其助己也終而擯棄惡其異己也求之甚難棄之甚易邪則易親正則難合往往如是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㓕之

賦也言我心之憂如或遇結而不能解以令此之政悖謬乃亂亡之漸何其暴厲之甚哉譬火之燎原勢

燄方盛莫之能滅然未有不滅者觀之於前赫赫然
宗周之盛一褒姒足以威之矣威亦滅也傳之後說
以此詩為東遷後作葢有監戒意無憂懼之情乃道
已然之事也此說疑得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比也終其永懷言我長思其終也又窘陰雨如車之
遇雨而窘困也其車既載言裝車方行也乃棄爾輔

者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者欲行而棄之則不可行矣

載輸爾載道阻車仆敗其所載也將伯助予言請人

相救則緩不及事也此章設譬言我思後患彼不虞

難至棄正士危而求救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

是不意

比也員者益也車行而不棄其輔則有以益其輻矣

又顧爾之僕戒其防險如是則不敗所載可以度險

矣而曾不以是為意乎此又譬能用賢人且能戒飭

則國家治安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此也沼之水少非魚之所樂其潛伏也欲其不見而水少則不免於見炤者分明也已欲防患而無處可避故憂慮之深至於慘慘念國政之暴虐乃至此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慇慇

賦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親洽其隣而昏姻亦獨宴樂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慇慇然痛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然之小人則既有屋矣蔌蔌然窶貧之子亦方且有祿矣而我之當有祿者反不得祿何哉不敢歸咎於上曰天夭是椓言天降天禍而椓喪我也

當此之時富人猶可惸獨鰥寡甚可哀矣哿者可也

惸獨者惸惸然獨處夫無妻而妻無夫者也

十月之交

周大夫作之以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八章皆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也九月巳盡初交十

月遇朔而日食蓋日常在朔春秋每書日食必言朔

其不言朔者左氏以為官失之也官失之者謂史官缺之也亦孔之醜言日食之災甚於月食故甚可惡也日月之食者朔而日月之合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猶虧也謂食之也葢是時日月之食皆見故甚可哀以殃敗之將至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月告凶言皆食則為災也不用其行失其常度也日月之行皆有常度然王者修德任賢則天災可弭月常避日故當食不食令王不修德任用非人故日月當食而必食是則雖有常度而實非常之變故曰不用其常也四國無政言無善政及於四方之國也不用其良言無善政者以其不用良士也月食維其常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之不臧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葢亦此意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爗爗然電光之引雷非冬宜有也而今乃有之是則非安寧之時也非令善之候也百川沸騰則大水為災山冢崒崩則陵谷易處冢者高立也哀今之人何當此慘痛而莫之懲戒乎今之人指當時任事者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曰皇父者為卿士葢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曰番者為司徒使之掌邦教也曰家伯者使之為宰葢如周官小宰與宰夫職卑而權重者也曰仲允者為膳夫掌王之飲食也曰棸子者為内史掌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之法也曰蹶者為趣馬掌馬政也曰楀者為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也此數人者皆王之倖臣而所謂豔妻者即褒姒其勢燄烜赫如火之煽方處於内與諸倖臣相為表裏以斲喪王室嗚

呼文武成康之天下敗於一婦人乃至此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

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是時任事之臣皇父乃罪之魁也故專責之言其妄

動大役豈曰使民不以時乎何使我動作而又自專

不就我謀徹除我之墻屋迫我以遷徙汙穢我之田

疇使我棄故業乃曰非我戕害汝此禮之當然爾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皇父自以為聖驕其聰明營向以為都乃於三卿之
中擇其富者與之偕往亶侯多藏言與同往者信維
富有之家也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憖者心不欲而
自強之辭言皇父挾諸臣以偕從不强留一老臣以
守衛天子也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言凡有車馬者使
從其家以往于向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作詩者葢同僚之人故勉强從事不敢辭勞自言已無有罪辜但畏讒口之多搆成其罪民之災非天有私怒而降之也皆由羣邪相聚噂噂沓沓面則佞而為悅背則憎而為讒其専為此者乃人也非天也

噂聚也沓沓重複之意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悠悠長久之意痗者病也言我里與於遷徙是以甚病也四方有羨我獨居憂言四方皆安樂有餘而我獨憂苦也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民者亦指邪黨也衆莫不暇逸而我獨不敢休息彼皆偷安我以忠勤故異心也天命不徹徹者通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見其心在王室不肯詭隨我友亦指皇父之黨也

雨無正

饑饉之後羣臣離散不去者作詩以留去者舊序以

為正大夫刺幽王亦未有所考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七章皆賦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令當從之蓋飢饉之年夏旱而秋澇故雨之不止多傷稼穡也按篇首增雨無其極幾傷稼穡於韻既叶而一章之中前六句一韻後六句亦一韻於文體亦宜傳以為下章十句增之則長短不同此過疑已首章十二句次章十句三章以下皆八句長短不同又為一體何不可乎

下言浩浩然之昊天若無聞知不

能大其德惠以救生民乃降此飢饉以斬伐四國之命又言昊天疾威而暴虐下民不思慮不圖謀使民死亡舍者置也淪胥者相與俱陷也鋪者徧也舍彼有罪以下四句蓋曰飢饉之災止及有罪之人其伏罪而死可矣若此無罪之人亦陷於死亡而災徧及何其甚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時周未滅也而以為既滅言其心然也其危如是將何所止而何所定乎正大夫朝之長官也而舍王以去孰知吾心之勞苦乎三事為三公之屬大夫為六卿之副與夫邦君諸侯皆不可去者而乃莫肯夙夜盡心朝夕從事庶幾曰改而用善何反去而為惡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呼天而曰天將如之何我言乃法度之言爾乃不信

則如人之行邁將何所至哉凡百君子指衆人之去者各敬爾身言皆為王官不守其職是不敬其身也理者天之所出循理守職所以畏天若棄厥職則是不循理而不畏天矣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曽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成不退言兵亂既成不可遏退也飢成不遂言凶飢已成事不遂意也葢凶飢之甚則民無恒心其勢

必至為亂二者常相因也我褻御之臣將何如哉在
王左右欲去不可唯憯憯傷痛日以憔悴爾凡百有
位之君子各行巳志莫肯訊問於人商度可否但聞
人言以口荅之心則不然或譖之於王即思去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賢人之言不肯妄出必思而後言而王竟不聽故曰
哀哉不能言者其言不輕出而身反憔悴何也佞人

之言不循義理惟巧辯取悦而王乃悦焉故曰可矣能言者其言之如流而身乃處休美之地何也葢刺王不聽正言而惑於讒佞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棘且殆棘者艱難也殆者危險也王於臣之邪正不能分辨故臣之不忠者君子欲進言以為不可使則王方寵小人反罪君子欲

進言以為可使是乃以不肖為賢以賢為不肖朋友必誚責之矣此仕之所以為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留者語從者曰爾之辭於王都固不可也而爾乃曰未有室家不得已而去然我靜思去之不可爾乃若不聽故至於泣血泣血者淚下而但不哭其淚如血之流也無言不疾蓋言之深切乃痛言之也且爾謂

王都無室家則爾於昔之言去誰為爾作室居於彼乎此葢去者從諫而復留故諭之使安處王都也

詩演義卷十一